



二哥的战火燃烧岁月

□ 白如杰

我二哥叫白如林，是临县安业乡白家庄村人。二哥离开我们已六年了，但二哥讲述的战火燃烧岁月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。

小时候，我家的生活非常困难，父母都是农民，我们兄弟姐妹九个，全家缺吃少穿。父亲下地干活时，二哥常跟着父亲上山捡柴，平时，他还经常到垃圾堆捡兰炭（煤渣）。那时，每年过年，母亲会给我们每人做一双粗布鞋，这双鞋要穿一整年，往往不到年底就烂了。为了减少磨损，二哥夏天常常不穿鞋干活，衣服也是补了又补。

我家有一孔土窑洞，宽八尺，长两丈，八尺宽的小土炕上要睡七八个人。土炕上只铺一块草席子，全家人只有四尺宽、六尺长的两块被子，到了冬天的晚上，父亲冷得睡不着，经常半夜起来烧柴火取暖，等烧到土炕热了，家里暖和点了，再睡下。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。

1944年，年仅14岁的二哥就参加了革命，到了三分区晋华纺织厂当了工人。当时，二哥是厂里年龄最小的，但他虚心好学，很快就学会了织毛巾、织纱布。纺织厂织的毛巾、纱布全部是供给前方打仗的战士们使用。那时，解放区十分困难，因为大家都盼望早日打走日本鬼子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，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，所以积极性很高。

参加解放战争

1948年，榆次、介休很多县城都已解放。这时工厂关闭，工人全部列了部队。二哥被分到十八兵团警卫师一团三营，当了营长的贴身通讯员，保护营长的安全、照顾营长的生活。1948年，中央下令进军大西北、大西南，快速解放全中国。当时，二哥所在部队驻扎在临汾，“八一”建军节过后，上级命令二哥所在部队开始进发。部队行军到风陵渡住了一晚，第二天天刚亮准备渡河。团部警卫排、营部通讯班，全部上了船，船很平稳，大部很快到了对岸。这时，船夫把一根很粗的绳子扔向岸边，岸边的船夫将绳子的一端拴到地里的木桩上。突然听到“嘣”地响了一声，绳子断了，船顺水漂流。秋天的黄河水急浪大，到潼关又来了个急转弯。船一会儿起来，一会儿下去，船夫们卖力地划着船，异口同声地唱着歌：“加油！加油！”

突然，前面看到一公里长的石崖，船万一撞上，一切就完了。全船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船疾速前进，船夫们一声不吭，尽力划着船向前漂流，船安全地通过石崖后，水流慢慢地减速，又划了一里多路，船才靠了岸，二哥及全船人赶紧上了岸。个个脸色苍白，头面部都是汗。整个部队总算死里逃生，脱离了险境。

上岸后，二哥和战友们步行到

了潼关火车站，坐上了直达宝鸡的火车。那时，大西北已全部解放。部队出发的另一站是秦岭的剑门关，那里住着马洪奎的两个骑兵团。部队走了两天，到了山顶剑门关，在这里，部队与敌军交了火，最后我军抄小路把敌军包围，将敌军的两个团全部消灭，部队顺利通过了剑门关，下山后，到了汉中地区。之后穿过巴山，部队到了四川省广元市。

到了四川，二哥所在部队三营驻扎在四川省西充县，一方面剿匪，一方面保护西充粮站。四川省历来土匪多，那时部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也当了土匪，因而土匪数量激增。一到晚上，一两个人就不敢出去，怕被土匪暗杀，又怕被绑架走了。西充粮站经常住一个排的兵力保护。有一天晚上，大约三百多名土匪，把粮站包围了，要抢粮。解放军人少，土匪人多，部队和土匪交火起来。二哥和营长正睡着，突然粮站排长张勇打来电话：“土匪要抢粮，粮站已被土匪包围。请求派援兵。”营长接到电话，马上命令一连、二连的连长，急带部队跑步到粮站增援，二哥跟营长也马上赶往粮站。营长亲自指挥一连二连的战士们将土匪包围。粮站内部战士向外打，赶去增援的两个连的战士往里冲去。二哥紧跟营长，保护营长安全。战斗大约打了一个多小时，土匪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剩余一小部分狼狈逃走了，西充粮站保卫战结束了，部队战士没有伤亡，粮站保住了。

参加抗美援朝战争

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。1951年2月，二哥所在部队在四川省南充县征了新兵，开赴朝鲜。出国后，二哥所在部队归志愿军十五军。二哥分到四十四师一八二团一营一连。那年二哥20岁，任班长。二哥参加过第四次战役、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。五次战役打完，十五军退到后方驻扎在朝鲜铁原县。隔几天，部队就要去粮站领粮，粮站离二哥所在部队有二十多里地。因敌机经常轰炸，平时领粮都是晚上出发。一天，连长说：“今天我们下午去。”下午五点出发，战友们之间相隔保持15米，头上都戴着用树枝编的帽子。步行十多里，前面出现了一条河。走到前面的战士快到桥头时，突然听到远方有飞机的声音，就原地不动，隐蔽起来。这时，从南面飞来了四架飞机。敌机本来是要炸桥的，无意中发现路边有部队。飞机在战士们上空转了几圈后，又是机枪扫射，又是丢炸弹。战士们快速向山底转移。二哥爬了几步，抬头一看，一颗炸弹正从他头顶上空炸下掉。二哥赶紧急速向前爬了几步，炸弹便在他旁边落地了，“轰”得一声，炸起的土块和石头，把二哥埋了半个身子，帽子也不知道吹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二哥用尽全力从土里爬出来，赶快往山底转移。炸弹接连在他身边爆炸，炸起的石头飞到天空后，像下冰雹一样，不断往下落。突然二哥听到撕心裂肺的叫声，转头向后一看，有颗西瓜大小的大碎瓦块，碰到一个战士的大腿上，鲜血不停地往外冒。敌机炸了一会，向南飞走了。连长马上指挥大家抢救伤员，战士们用随身带的急救包，帮这名战士包扎好了伤口，又从树上砍了几根粗枝，把骨折了的腿固定好，连长派了四个战士，把伤员送去兵站医院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部队没有走大桥，走小路过了河，河水齐腰深。到粮站领粮后，每个战士背一袋粮，很快就往回返。行到河边时，天黑得什么也看不清。战士们一个个手拉着手，渡过河。回到驻地后，已是晚上12点了。

1952年10月14日，上甘岭战役打响。因上甘岭地形险要，是作战要地，我方和敌方都想要夺取该阵地。上甘岭战役打响前，二哥所在四十四师守上甘岭阵地。二哥初到上甘岭时，山上是树林。经过二十多天的拉锯战，山上的树木都炸光了，地面的尘土大约有二三尺厚。

这天早上6点左右，敌人大规模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。天上是飞机炸，地上是大炮轰，接着地面部队向我阵地发起进攻。敌人向二哥所在阵地进攻了十四次，都被成功击退。11月11日，东方刚亮，敌人又向二哥所在阵地进击，进攻十二次，被击退十二次后，由于二哥所在的四十四师伤亡太大，就退到了坑道里。就这样，敌人白天攻占了山顶阵地，我军晚上再夺回来，形成了拉锯战，二哥一共参加过5次对山顶阵地的战斗。

11月19日晚12点半，二哥所在部队又发起争夺山顶阵地的战斗，阵地上到处都是尸体。二哥是排长，带着四个战士冲到山顶和敌人交起火。二哥和战友们用四条冲锋枪向敌人扫射了一阵后，在战壕的拐弯处，敌人扔来了五六个手榴弹，正好扔到了二哥等五人的背后。只听“蹦”“蹦”几声后，二哥突然感到自己背部、臀部、右下肢热血不断往外流，鞋内很快流满了血，跟二哥一起的战友们也受了伤。一起冲锋的5人伤了4人。他们将各自的急救包拿出来，互相包扎伤口。过了一会后，刘连长冲了上来，见二哥他们受了伤，命令他们赶快躲进半山腰的坑道里。

战斗打到快天亮时，战士们带的子弹、手榴弹都打完了，敌人还在进攻，我军只好退到各个坑道里，敌人又占领了山顶阵地。2天时间里，二哥和坑道里的其他18名伤员一直在等担架队。到11月22日晚12点左右，部队又向山顶发起进攻，一个叫李华的连长冲上来，进了二哥和其他伤员们的坑道里对二哥说：“由于战斗打得激烈，一部分战士补充到了战斗连队，不能上来接伤员。”二哥他们当时已经几天没喝水、没吃饭了，于是，二哥和两位轻伤员商量一起走下去，其他重伤员，等待救援。

那两位战友是上肢受伤，二哥是左下肢受伤。部队冲上山顶去时，二哥和两位战友冲出了洞口。二哥的腿肿得厉害，没法走路，只能顺着山向下爬。他们来到一个石崖前，发现左右两边都是敌人的阵地。当时天很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石崖有多高看不清。二哥上肢抓住石头和树根，先滚了下去。这条沟是敌人的封锁线，敌人的炮弹不断轰炸，不让我军部队通过，同行的两个战

友没有逃出来，出发时的三个人现在仅剩二哥一人，沟里到处是尸体。二哥用尽全身力气，向我军前沿阵地爬去。当前哨发现二哥时，马上下来了两名战士，把二哥背到他们的坑道里。这时天快亮了，战士们给二哥喂了几口汤面条。第二天晚上，担架队的同志们把二哥抬着下了山。天快亮时，二哥在公路边的沟壕里暂时休整，有部队同志给伤员送来了饭，二哥这才饱吃了一顿。天黑后，二哥和其他6名伤员被抬到大卡车，在通过敌人三道封锁线后，二哥被送到兵站医院进行救治。

二哥在兵站医院做了手术，第4天晚上，二哥被送上了回国的火车。12月25日，二哥回到了祖国长春市第六陆军医院，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月的治疗，二哥被医院鉴定为七级伤残。出院时，二哥左腿下肢紧靠足腕关节处还存有一块较大的弹片，因紧靠足腕关节，医院不建议取，因此，二哥直至去世，都不能走长路。二哥的上身、下身的皮肤内到处可见米粒大的小黑点，那是手榴弹碎粒留下的痕迹，成为二哥入朝作战的永久印记。

遥想当年的二哥雄赳赳、气昂昂，义无反顾地跨过鸭绿江，一头扎进冰天雪地、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，炸弹经常呼啸着在身旁炸开，土石经常被炸得四处飞溅，生命脆弱得就像狂风中摇曳的烛火，随时都可能熄灭。出院回家后，二哥才22岁，从未上过一天学的他被国家保送，先上了速成中学学文化四年，后到山西省医科大学学医四年。1961年，二哥被分配到临县三交人民医院当医生，后被调往临县人民医院，退休时为临县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。

二哥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英勇战士，在战场上流过血、流过汗；到地方后，二哥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、一丝不苟，在平凡的岗位上，默默奉献；退休后，二哥发挥余热，还到药店坐诊，为民服务。致敬二哥，你是我们家的骄傲，你是临县人的骄傲，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。

